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咸平集卷一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鄧培善

咸平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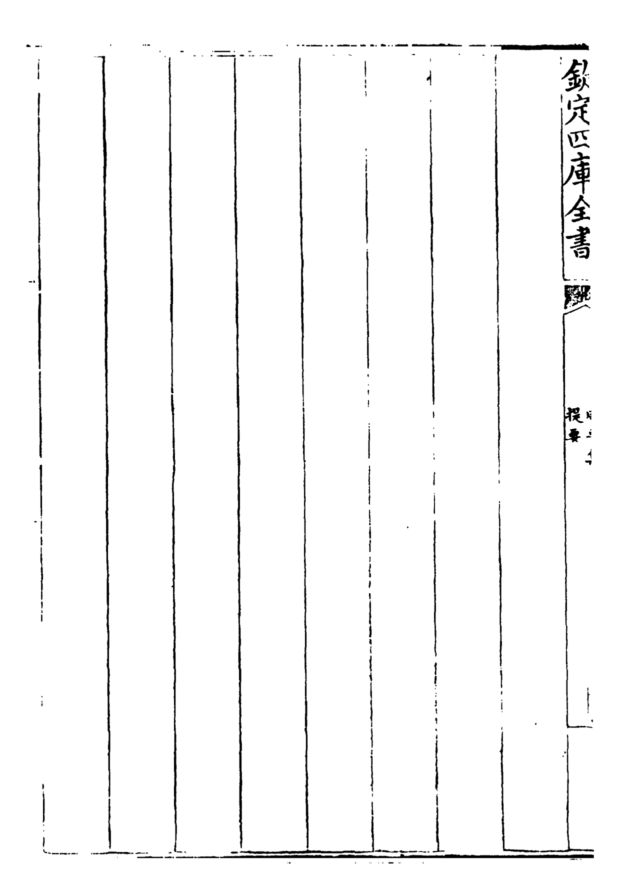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錫有奏議已著錄考奏議乃明安磐所輯其文已全載此集中然宋史藝文志載錫奏議二卷文獻通考載錫咸平集五十卷此本載奏議一卷書三卷賦五卷論三卷箴銘二卷詩六卷

頌策劄記表狀七卷制考詞三卷以奏議與詩文集合為一編僅三十卷則亦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也錫常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獻納為己任國老談苑記太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畫篋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叟曰此田錫之奏疏也愴然者久之則當時已重其言故其沒也范仲淹作墓誌司馬光作神道碑而蘇軾序其奏議亦比之

賈誼為之操筆者皆天下偉人則錫之平生可知也詩文乃其餘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氣體光明磊落如其為人固終非洪忍者所得彷彿焉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咸平集原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

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憂治世而危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

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蘇軾撰

田司徒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於蜀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攘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誠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郎中善教於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游長安與昌黎

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於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移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

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駮司賜金紫
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侍御史知雜拜右議大夫史館
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於私第享年六十
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
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攻
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不敢言者
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悟璽書襃荅賜內帑錢
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觧矣宜少晦以遠譏忌

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吴越之邦入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而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人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中多進歌詩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公在西掖

會京畿大旱禱祀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卯之
行咸平初出使秦隴回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
夏之役朝廷為之戚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
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誡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
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
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
陛下以皇王之道為心臣請採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
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以進詔荅曰卿能演清淨之風

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涣然所撰三十編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一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尚書工部侍郎二子攺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與夫人合塋

於泗州臨淮縣歸化鄉之重崗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

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長子曰慶遠今

為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

有能政於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龎氏季適張氏

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皆憚服之

出家二十年未嘗趍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心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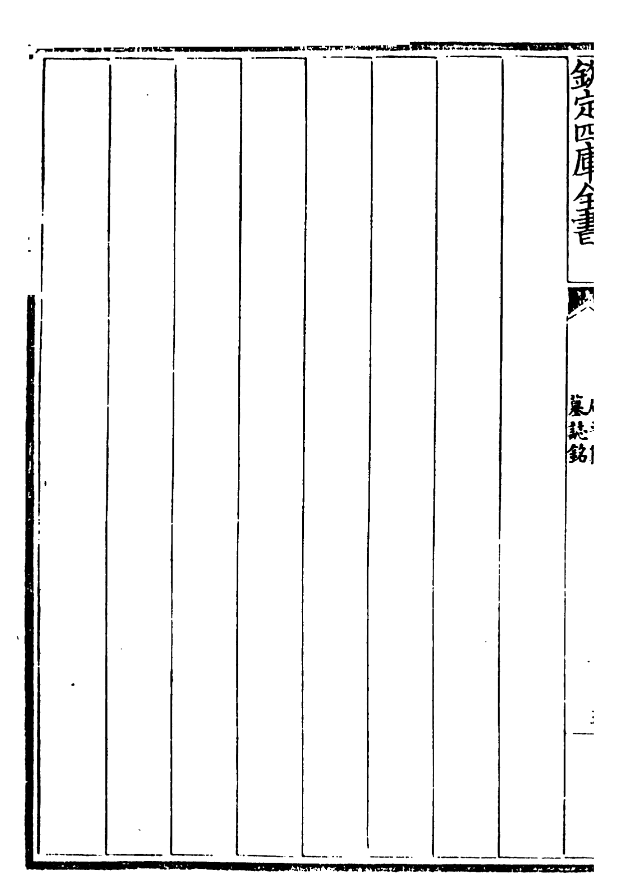
如也著文章成三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

在大禹時皐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

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皇宋定天下太宗鋭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奬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仲淹幼聞高風未嘗獲遊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舊業索文於江外仲淹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

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

之范仲淹撰



田司徒神道碑陰

余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賛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為人熈寧中始識公之曽孫偃師府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為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邱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余為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所為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

人也雖復他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其有過於此乎余於范公無能為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果如何人哉余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為人作碑銘已久不敢奉命然常怪世人論譔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為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瀆附刻於碑陰之末司馬光撰

咸平集卷一

宋 田錫 撰

奏議

上太宗應詔論火災

雍熙元年六月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兆人之上夙夜祗惕罔敢怠荒賴九廟儲祥上天垂佑萬務粗治於今九年而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宗譴於朕躬恐畏震驚不遑寧處上天警戒必有由

然豈非刑賞之有愆措置之未當或近習之屏蔽致物情之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是戮政經予心惕然思聞其失內外羣臣等所宜各竭忠懇共申讜議必期無隱朕將覽焉

臣伏念臣才謀不逮於古人職次忝居於諫省敢不常思補報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閤上書昧死言事陛下於是下御札俾入直諫降勑書奬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遞而不知達與未達直

言雖求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陛下有所因方欲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戒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日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駮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勅若許之封駮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典彝敕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

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舉事有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以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以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

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覺悟於英主詔下海内遂布告於輿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厲諫官聞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彷徨臣所以謂過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外而陛下委之以分憂碌碌隨衆憂曠遺之靡暇皇

皇有志畏諫諍之未能今幸天啓聖心神賛皇運感陛下虚佇待犯顔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尋廢者農師也禁而不嚴者卑服也臣所謂陛下舍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郎差遣近臣專受責而求令録封章也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

不行則由規畫未當有如前年敕下令鄰近州府毋差司理判官至今年敕下却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敕下應征科官吏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縣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征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豊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以程限所拘一例以陞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欠者降一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

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承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為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舉

則萬事從而自理百官未修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或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尤魏文侯焚謗書陛下固當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始終全得君上恩寵方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也雍熙元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守睦州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七年十二月兩疏

上太宗答詔論邊事

臣伏覩今月十一日御札宣示内外文武臣僚以北鄙多虞契丹為患延佇良策降諭徳音詢禦侮之嘉謀問安邉之逺畧俾悉陳於異見將擇用其所言臣之顓愚豈足上副宸衷臣之狂直敢不罄盡鄙懐倘敭納可裨於事宜則明聖不罪於狂瞽臣每讀史傳詳觀古來邉徼用兵乃是常事朝廷設備自有常規舉其大畧而言之不過訓練師徒選擇將帥廣增蓄備多置屯田嚴其城池明於斥堠謹於烽火利其甲兵行間諜以離敵心

禁侵擾以怠敵意待彼羸弱因勢取之俟其賓服以徳綏之此皆方策備陳采擇可用也舍此則未見禦邊之術用此則在知臨事之宜兵機則不可定謀邉議則須依古制今具條奏惟陛下擇而行之

一今之禦邊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畧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

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請令宰臣以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又令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又趙充國旣為將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以是言之昔充國為老將尚謂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畧或

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
御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舉良將及今素有
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
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
皆用饗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
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
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

散家財賞士卒去吝嗇有幾何也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近侍伯亦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心腹每出入陣敵得以廳直隨身翼衛主帥後來不敢養置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已腹心從人護助捍禦以致為敵之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須詢訪行之

一今之禦邊以沿邉諸郡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

用方畧諳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

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

一今之禦邊更在悅取軍情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卻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營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令各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充洒掃裁縫之隸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手之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効者方令充節員所貴巳下

亦各甘心兼易為驅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
乞別作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
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
之費耗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草其怨心孰不致
其死力若是破敵必副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令之禦邊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壘或
復一障亭與其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誠必信條
例不煩令軍中曉會此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陛下

之立賞也

一令之禦邊又宜以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仍依古來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得選士之條目令舉其六七更可詳酌增損且攄兵書言之取曾習韜鈐者有謀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偽者取能知山川險易徑路迂直者取强力過人能斬將搴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鈎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趫捷若飛能踰塹壘出入無

形堪窺覘者各區別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一介之禦邊外則委任將帥内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倖利用賀令圖之輩誤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三邊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

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亂倖利用賀令圖等既悞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倖利用賀令圖者復悞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相謀議事事與宰臣商量悔目前獨斷之明用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

勤之旨也

一今之禦邊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一今之禦邊無先于用諜兵書曰事莫密于間賞莫重於間北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

幾國與契丹為雠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其國自亂其國自亂則邉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絶域鬬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邉之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堠亦可以依古法為警備趙充國傳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大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天道逺而難知

然昭昭垂象緯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邊凡召發兵士或儲般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枓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臣即不知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為窘急若

不啻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無將帥為陛下治兵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賫嬰為將若得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輒量取為用未諭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所見則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為士卒吮癰乎

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契丹望風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禄為國之謀即不足奉身之謀即有餘何以副陛下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靜之理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畧求將相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

任賢相於内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裔靜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

一已上條奏悉是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陛下謀及卿士詢於蒭蕘凡百臣僚悉陳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為陛下言之得不為陛下憂之今敵主一姥而已用黠猾為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惟在前所籌數事而已若將來敵人禦之而不去邊境備之而未寧加

以契丹間諜於西蕃漢家未斷其右臂即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歟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謀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灾而能禦灾今陛下聖德合天國家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預防之此亦禦邊之遠意也已然之患既陛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祗奉睿旨俾陳方畧昧於時

事思慮不精然於狂愚庶或可采端拱二年正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太宗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禆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正無事可言然尸禄曠官憂慚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輙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引諭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

張睿畧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有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茍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

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吴取蜀易如破竹惟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回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内亦俟霈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國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盛滅敵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遠人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

以德者比之如石田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離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契丹未平一旦又來擾邉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悦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

心思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
軍國之要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
師費財兵書曰頓兵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邉鄙惟
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裔陛下
何須收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人自然入貢外
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灾癘彼人
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

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遠人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正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内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視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風土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

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老師費財為可慮頓兵挫鋭為可惜盖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物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伐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駮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駮謂駮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

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影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駮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記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録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回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

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又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惟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

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駮詔書起居郎起居舍人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膺顧問中書舍人得備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左右則盛事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駮則詔敕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朝廷之大體二也

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髙嚴佛寺道宫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為聖朝宏大之規惟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宇低隘南宫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

陛下俟西苑畢工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
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
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因
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長短鉗鍱
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
令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
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
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太宗因看明堂圖見

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免人徒刑况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太平

興國六年九月上時守左拾遺

上太宗條奏事宜

臣備位諫垣出官河朔雖勵忠勤之節未伸謇諤之誠尸素自知彷徨益切何以分陛下憂勤之寄何以副朝

廷委用之恩敢不夙夜有思涓埃欲効願以芻蕘之見

上希英聖之知今陛下命以頒條委之理郡親民之心

無先於此茍若所理之郡事簡獄空所親之民風淳俗

厚所謂涖民有術御下有能足以副朝廷任用之恩有

以彰陛下憂勤之㫖然事有無從而得簡獄有無因而

久空民風未致於淳和物俗未臻於淳厚雖有涖民之

術無得而施雖有御下之才無從而設况臣闇懦御下

非才以臣愚蒙涖民無術但可言其久弊恤其未安久

奨者昔近并門鄰於敵境備邊之費御寇之兵二十餘年民不遑息未安者今以北敵遁於塞垣屯兵禦邊飛芻輓粟三十餘郡民不甚豊莞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音稍頻臣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麯之利但要增盈商税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必責虧欠之過遞年比扑只管增加遞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征收莞榷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

於茲蹠通殖貨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更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征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緩征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何以言之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願更主於讜議別布新條當生民既庶之時是求理酌中之際天下幸甚海内幸甚臣所謂綸言稍頻者臣嘗讀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道猶日中又嘗覽太公六韜曰聖人之道猶龍首龍首謂高視而遠聽日中謂融明而燭幽是知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於講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中狀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親觀戰馬自晅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冤誣皆金口言辭人

人省問天心揆度一一區分有以見陛下勞萬機之神
自此見臣下虧事君之職況今四方無事多壘盡平何
以勞陛下如此太勤何以使三公因此無愧蓋陛下慮
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遂朝乾
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勤
勞以求賢何不攺此精專於選士諫官則寘之左右御
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駮詔書起居郎
有文者命之紀録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

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況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近天顔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

旨性懦謇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辭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恩澤或寘以刑名然睿鑒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廷清肅闕豈捐於喧囂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敕遂至稠重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喻其以近及遠漸光大於萬方以言訓人可常行於百代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

少况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於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寡臣所謂綱利太密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陛下寛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今内職諸司各有公廨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職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

州郡勞能之虛實賸言是職本屬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為檢格之司授人之職者本貴當材鞫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臣委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鞫無疑今則或撾鼓聞天虛詞詰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勘使臣殊非理獄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

未明推勘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寘乎縲紲之中上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録問皆伏款辭雖罪至徒流必該中奏案既圓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矧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正廉之節野人有孝弟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維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兹立節今國家官

僚遠宦不得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縗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者三也昔漢文在位稱為刑措歲終斷獄者三十此蓋民安其業乃無咎於刑章物失其宜必自罹於夭枉是以聖人見一物失宜則必加惻隱知一夫失所則必動哀矜御一衣思天下女工之勤嘗一膳思天下農夫之苦故尚書曰不敢侮鰥寡周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微信猶能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人用心無

徹不至聖人施恵無所不均今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
宣命配來之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曽有敇文許令自使
然各無去着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差使設
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餒無食老小相聚
凍餓貧窮覊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
舍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今國家封疆甚廣州縣
至多今録闕員據資勞而遷授簿尉滿任按歳月以除
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

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申奏州有幾縣縣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奬飭或聊與轉遷則廉能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臣所謂可言者二也臣屢陳鄙見煩黷聖聽臣不任惶恐戰慄之至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上時以右補闕知相州入迎上此奏

上真宗乞早建儲闈

臣竊覩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兹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人今陛下自纂承大位

改元以來五年於兹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覦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圖也咸平元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真宗進經史子集要語

臣聞古者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誡起居必覩夙夜不忘故湯之盤銘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金匱曰武王欲造起居之誡乃銘於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篆之

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别焄黄帝輿几皆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户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户之銘曰難得而易失聖人修徳罔怠然佩服鑒戒終日不忘故至徳大業永保天下也臣又嘗讀唐書見高宗命黄門侍郎趙智講孝經於百福殿因謂之曰大𠳃朕知之矣即舉此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逮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儆臣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

聽政之暇採漢史三國而來經綸要事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扇屏風置於御座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卷輙用進獻可題於屏扆之御座出入觀省所貴日夕觀省兾聖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咸平三年上時宋白舉錫應賢良方正自知泰州召歸朝

上真宗論制科當依漢制取人

臣竊惟唐設制科有道侔伊呂科有識洞韜畧堪任將

帥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太祖朝兵部尚書張
昭奏請興制舉於時擄所奏前代制舉内選置三科一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一
詳嫻吏理達於教化科勑文畧曰應天下諸色人中不
限前資任職官黄衣草澤等並可應詔送吏部試策論
三道共三千言以當日内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方
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雖設制科之名未盡
取人之理何以明之夫漢詔取人不限對策字數隨其

所對盡其所見故孝文時晁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然上覽之而異焉乃復策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洎公孫弘荅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為盛矣觀董仲舒所對策三道亦非以當日內成今但依漢之取人則董晁公孫輩不獨漢有也咸平三年上時自知泰州召還

上真宗乞賑給河北饑民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為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

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饑死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饑死一十七户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斛斗賑糶即未見别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勤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饑死乃是陛下負百姓也宰相調爕陰陽啓聖德而恵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巳畧降德音下饑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虚而饋運違備尚

未足即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畧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作色有無憂色待三日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為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為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

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畧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惟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邉防而叛亂在内地也此是陛下纘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徹臣之言陸贄云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為謀則慮大患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徳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

以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日有聞見不敢不奏咸平三年正月上時直集賢院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

上真宗論輕於用兵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鞫子細案牘圓備斷官録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給與酒食命他官監決慮有稱冤及斷訖即録案申奏奏下大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案未圓理未盡即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及至北狄騷邉

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戰失利即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不少不知斷徒以上罪至用刑於大辟一何用心精密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致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麤踈之如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民也用心麤踈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即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黜檢披詳漏畧各罪官吏洎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

罷免歸班為尚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為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之相逺也咸平五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真宗論㸃集强壯

臣伏覩近日多雨秋稼頗傷近京諸州積潦為害加以差遣使命㸃集鄉兵人情不安物聽可駭謂一家雖有數口三丁必抽兩丁定以强壯之名借於緩急之用雖不刺面各遣歸農其如終隸軍名向去須在戎伍當北敵未賔之際值西戎為害之時豈不知臨時抽差以補

正軍闕少如此壯丁父母逐家妻男有哀慟之哭聲實感傷於和氣朝廷宜制理於未亂樞相當經始而圖終臣竊聞國家府庫稍虚倉廪不實不然則何以急急於聚斂財貨孜孜於備禦邊防況廟堂無人軍旅無將居崇官者皆莫知危亡之漸食厚禄者悉坐觀成敗之人邊上奏報繼來敵兵侵軼漸近其好佞言而安聖心者則曰國家何患無遠慮而有近憂者不過請聖駕親征望陛下以宗社為憂乞陛下以芻蕘可聽臣每奉聖旨

凡有見聞即令敷陳敢不遵守干冒宸扆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咸平五年五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先是詔集近京諸州丁壯選隸軍錫上此疏

上真宗論揀選强壯失信

臣伏覩去秋以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為災雖聞檢覆蠲免租稅又聞相度低下開决溝渠雖憂恤之心已有所濟而利害之半莫知適從古者不奪農時慮妨營種或遇歉歲即念困窮故有賑貸糧儲除放傜役免

令凋瘵不至流亡今國家為少闕軍兵防備邊戍遂於曹鄆宋亳陳蔡汝潁之間點集鄉村揀選强壯得五七萬人訪問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郡數即並抽赴京師昨近臣何以商量如此失信令下民皆懷怨望豈得無辭況陛下常好讀書有儒臣時得侍講春秋謂君命無二又曰信不由中諒在聖聰畫達徹㫖豈有命令既宣於羣下而誠信不由於厥中若外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鉅細境外既必盡知知而圖謀

邊上未能安靜其所謀者謂古者以民為邦本食為民
天今國家取丁壯為兵以失邦本以災傷去食寧有民
天糧儲何止無餘邊備亦恐不濟以此得計以此乘時
此外國所謀之小者也其所謀之大者以關西去年秋
稼不登京東今歲春種巳失國家營救之不暇廟堂圖
慮之未精欲以新集未慣之兵授非才無勇之將僥倖
求勝輕敵寡謀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加以自春以來
多陰少晴每遇朔風其來數日不定變陽春和平之令

入邊塞動静之占臣不曉占書不知兵畧但以經史所言之事求災祥可見之證以愚意裁量望聖慈採納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民為邦本不得已而取之今五七萬人並離農畝日近更差使臣揀點豈無物議憂虞以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敵人之利有勞宵旰之懷檢災傷乃是虛名行賑貸且非實事斯乃今日之務最急也非時之患可憂也臣謂非十年不足以聚蓄財貨非十年不足以生育黎元二十年間治之得其宜

則無處治之失其宜則有患非二十年尚未能蓄聚財貨生育黎元況臨事欲制置乎望陛下思今日之急務慮非時之可憂示信以結之善謀以成之若信不由中事出慮外恐國家多難自今日始臣受先帝拔擢不敢不言臣受陛下指揮不敢不奏（咸平六年三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先是五年十一月令近京諸州募强壯願充軍者給衣服裝錢送闕下錫上此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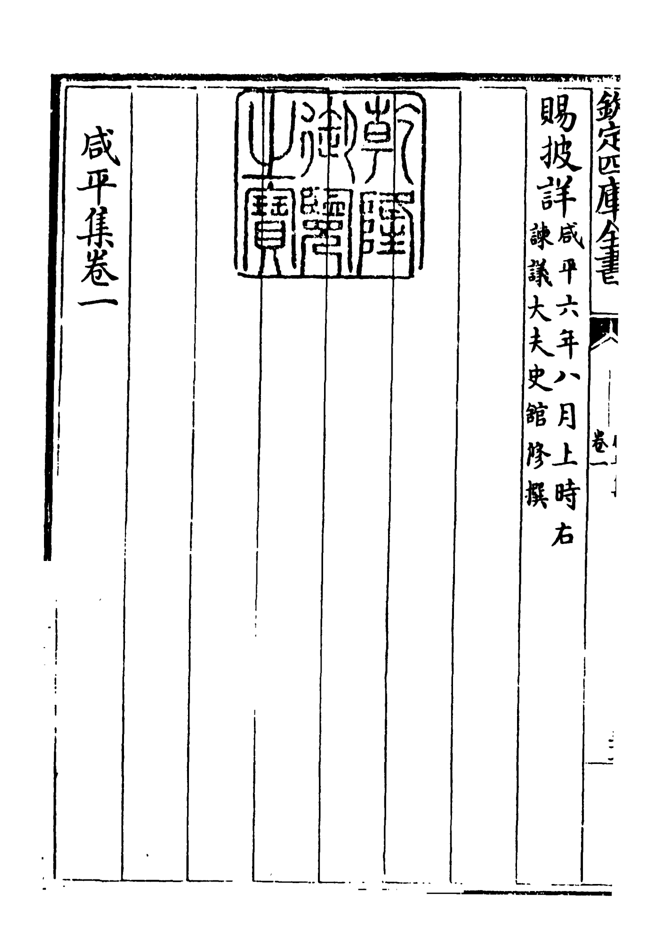
上真宗乞詢求將相

臣嘗讀唐太宗實録見李靖文武材畧隋將韓擒虎即

其類也靖再與擒虎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也初事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洪見而重之曰李靖王佐才也今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契丹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邉鄙閭州縣屢為契丹所陷皇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即不知今來朝廷公卿大夫間有如韓擒虎與李靖論兵否有人如牛洪知李靖有王佐才否若有人能論兵有人負王佐才未審陛下知之否有人善論兵有人負王佐才

乃是帝王合先知之矣自來皇城司差人探事又别差探皇城司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間事無鉅細皆達聖聰近又差朝臣為巡撫使及差朝臣以點檢酒務名目出外探訪所探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過官吏能否而已即未聞委公卿大夫察訪善論兵之人詢求有王佐之才者也由是見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也陛下若以宗廟社稷為憂以生靈為念即宜以遠大為務求將相為急也臣每奉聖謨令陳鄙見仰祈英睿特

賜披詳咸平六年八月上時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



咸平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咸平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衡葵

咸平集卷二

宋 田錫 撰

書

請復鄉飲禮書

月日鄉貢進士臣田錫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聖人建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人有終身不得覩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鄉飲之禮

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異人易識葢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祭献之儀有爼爵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賔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遹秦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唐又用之明著禮文散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惟於貢士之日略得舉用其餘寖停豈

聖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上言自恭勤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於是宣州耆老宣庭寮吏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萬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踊躍聽者有感泣葢禮樂之感於外而精誠之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為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惟耀卿能于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

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㣲國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冑追封冊冠婚之禮軍旅賓客之容陛下皆舉百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拓土一萬里年穀屢稔民風大和朝廷之禮既崇而遠方之民有未親見之者朝廷之樂既備而遠方之俗有未親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舉行新命頒鄉飲之禮脩鄉飲之儀使其覩祭獻之嚴

則知不忘報本矣覩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賓則知高年者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樽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於禮而自熟漬於道而彌深計愼化為柔和狠戾遷為貞順草惡歸善流邪復正其何然哉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覺自遷於無過之地

不覺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淫慝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悅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以柔而事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榮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厲精于禮樂而致之諸侯折節于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盜莽之後而

能行之晉氏承曹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淫
而能用之若以為俗之薄也難驟化之則裴耀卿何以
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千古絶迹三代曠禮猶
可繕完補緝損益裁酌沿其俗適其時而明之况貞觀
之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逺右盼可及夔章不泯令式斯
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率舞燕谷吹律而草木遂萌文
王行禮而虞芮懐慙范宣讓功而欒黶知變夫金石至
和非有樂於鳥獸而鳥獸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

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欒黶而汰虐自亡葢禮樂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況欲以賔主之禮以明之以祭獻之儀以示之以金石之樂以歌之以升降之度以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以尊賢之序以命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之心物之性得不優而柔之而自趣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導俗夫如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陛下勑牧守而行之行之期年

則民知恥行之再歲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輟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帝堯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聞樂而感之者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盡然也天下幸甚海内幸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慺慺愚理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錫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請修耤田書

月日鄉貢進士臣田錫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

農者國之大本也穀者人之司命也古先哲王慮農之不勤也憂人之棄本也於是設躬耕之儀立耤田之禮行於國化於天下勤於身勉於海內天子履田誰敢不力於壟畝天子執耒誰敢不務於播種所以孟陬之月擇日既良一人齋戒以晨興百辟肅恭而景從載耒耜於車右就阡陌於國東朱紘以飾禮容青輅以協時令春景燭物和風扇野千畝之首三推為先內宰詔於后妃乃獻種稑甸人率於黎庶遂終耕墾所以供粢盛也

以之備醴酪也天地山川之祭用兹而給焉宗廟社稷之祀由此而備焉是知藉田之禮乃有五利勸民不忘本一也農有餘蓄二也俗知廉恥三也政教可喻四也盜𧟾不起五也用是五利播於萬民以之興役則民不凋弊以之事戰則國有餽運雖有水旱之災不害民也雖值凶荒之歲不瘠國也是故上之化下如璽之在塗下之從上若水之在器所以乃稼乃穡宜自我勤乃耕乃殖宜自我先雖有貨財不救饑殍之困雖有寶玉不

濟災凶之患故歷代奉於周制百王修於藉禮漢魏晉宋之主齊梁隋唐之朝或立壇以祀先農或置廩以為神倉或過三推之數或頒萬斛之種或許行之於郡縣或亦因之而賞賚今陛下嗣守洪業勤卹黔黎四方之書軌大同九牧之貢輸咸至坐明堂以布政居宣室以詢賢謂小大之獄未明則慎擇法官喻以無濫之旨謂朝廷之政未理則優容直臣大啟上言之路謂賢良未至則虛佇以待前古未行之事陛下行之今日所急之

政陛下修之是故五星融明八穀無害風雨時若黎元
乂安然於千畒之田尚曠三推之禮雖在南之畒惟西
之疇時斂有多稼之謡歲取聞如坻之詠必若載揚之
候或以啟蟄之時命大司農以飭田詔太常伯以撰禮
惟月之吉即晨以輿八鸞鏘鏘前適東郊之道百寮翼
翼相從北闕之下鳴蒼珮於宸扆建青旂於帝車閶闔
來風振我發生之德勾芒司候佑我播種之儀簠簋豆
籩薦先農之壇墠耒耜黍稷列公藉之阡陌旭日新景

朝霞暖輝千乘萬騎列於左右金根玉輅儼於威儀有司贊禮以降車侍臣肅容以進耒綺疇奮一撥之土禕衣獻五稼之種然後三公繼禮九卿就列庶寮迭耕黎民終畆於是順陽和之德以農為先示稼穡之難以巳率下以金石絲竹感和悅之懷以賞慶錫賚助禮容之盛加以發如綸之詔降耤田之儀俾諸侯行之以興稼政俾遠民覩之以知帝心即民之趣耕若憂風雨之至民之務本不遺天地之利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豐而

識廉恥則末作自歸於農畝游民必復於田業豈徒粢盛自供犧牲自養實將人心無趨末也民力無枉用也必父誨其子兄勉乎弟不使遺地利失天時桑麻之勤由農而繁矣雞豚之畜由農而孳矣民以之祠祭則有備以之賦役則不困以之饋餉則成禮以之拯卹則為仁若是皆陛下躋之於富壽也由陛下致之於安逸也既安且逸則和樂之氣感乎天地既富而庶則禮讓之風行於邦國天地感禮讓行所以麟鳳集於郊藪圖書

出於河洛故臣以爲千畆之耕五利斯得其實在兹願
陛下憲章周官之禮沿草唐朝之制躬親黛耜勉勵黔
首也武后女主也猶俾中和之節咸獻農書昭帝幼主
也猶弄鉤盾之田垂芳史策矧陛下功業高於往古文
武冠於前王雖湯仁禹聖纔可同塗漢祖唐宗未堪較
德而猶闕於耤禮何以示於黎元惟陛下俯循采菲之
言章復躬耕之禮無俾前代之主獨擅務農之美臣不
勝鼕伸誠請之願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再拜

貽陳季和書

季和足下錫觀乎天之常理上炳萬象下覆群品顥氣旁魄莫際其理世亦靡駭其恢廓也若卒然雲出連山風來遼谷雲與風會雷與雨交霹靂一飛動植咸恐此則天之變也亦猶水之常性澄則鑒物流則有聲深則窟宅蛟龍大則包納河漢若為驚潮勃為高浪其進如萬蹄戰馬其聲若五月豐隆駕於風蕩於空突乎高岸

噴及大野此則水之變也非迅雷烈風不足專天之變非驚瀾高浪不足形水之動夫人之有文經緯大道得其道則持政於教化失其道則忘返於靡漫孟軻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淵奥厥後揚雄秉筆乃撰法言馬卿同時徒有麗藻遖來文士頌美箴闕銘功賛圖皆文之常態也若豪氣抑揚逸詞飛動聲律不能拘於步驟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為狂歌目為古風此所謂文之變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俠吾道觀其樂府得

非專變於文歟樂天有長恨歌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稱韓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詞苟非美頌時政則必激揚教義故識者觀文於韓柳則警心於邪僻抑末扶本躋人於大道可知矣然李賀作歌二公嗟賞豈非豔歌不害於正理而專變於斯文哉季和蜀之茂士也嗜於博古而工於作歌以余東適秦闕祖道以別示我長歌數百字以為贈行之言有以見天資杼軸得於長吉文理變動

侔於飛卿也吾黨聞人非君而誰金門玉堂俟子偕進延佇之意書不盡言錫白

貽宋小著書

數日論文更得新意若獲秘寶如聆雅音茍非賢智之交寧厚切磋之道所謂悅我以文藻榮我以道義也洎拜别後在道路間驫馬長驅征心自逸三思商較之義再詳通變之言一以貫之引而伸之竊有所得似亦可采禀於天而工拙者性也感於物而馳騖者情也研繫

辭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性以性合於道如天地生於道也萬物生於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比夫丹青布彩錦繡成文雖藻縟相宣而明麗可愛若與春景似畫韶光艷陽百卉青蒼千華妖冶疑有鬼神潛得主張為元化之杼機見昊天之工巧斯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則丹

青為妍無陽和之活景錦繡曰嚴無造化之真態以是知天亦不知其自圓地亦不知其自方三辰之明六氣之運如目之在氣主視耳之在體司聰已亦不知其自然也故謂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蘭因春而茂不因春而馨人傷體則憂蚺去膽則勇龜殼便於外鱓骨樂於裹草腐而輝光生物老而妖怪出松以實而久茂竹以虛而不凋騶麟之性仁虎豹之心暴得非物性自然哉錫以是觀韓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長於

制誥樂天善於歌謠牛僧孺辯論是非陸宣公條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張謂呂温之雅麗錫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但為文為詩為銘為頌為箴為賛為賦為歌氤氲朐合心與言會任其或類於韓或肖於柳或依希於元白或髣髴於李杜或淺緩促數或飛動抑揚但卷舒一意於洪濛出入衆賢之閫閾隨其所歸矣使物象不能桎梏於我性文彩不能拘限於天真然後絶筆而觀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歟我有文歟以是咨於

君孰是孰非幸一見答更祛瞢昧錫拜手

咸平集卷二

咸平集卷三

宋 田錫 撰

書

貽杜舍人書

五月日進士田錫謹拜手奉書舍人座右錫嘗以言而當智也默而當智也進而受知於識者才也退而無咎於躬知進退也易為動靜不失其宜其道有光粤若志在濟民名未為人知必反經合道用奇矯時名乃一日

千里諸葛堅卧太公釣國酈生長揖王猛捫蝨之比也夫才略為根幹知己為羽翼不俟終日可以論幾矣錫天付直性非茍圖名利者也竊嘗以儒術為己任以古道為事業噫圖名不以道雖使名動朝右不取也得位不以道雖貴為王公不取也錫謂進賢為道也誅讒邪為道也濟天下使一物不失所為道也昔伊尹五就桀欲理之速也不得已歸於湯伊尹固不以名不以位但濟天下之志汲汲也夫有君子之行不有君子之文者

漢中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積陸贄也其中人也發若彍弩其稔毒也隐如敵國所謂以名以位務乎仇覆人與伊尹相反與其有文也寧有行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士有大功於國天子則彰其名賜其器賜之既不濫受之亦不喜葢公共也小人則飾詐勉道便僻希旨盜我名器以為身榮明公謂之何如錫幸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安敢去彼取此乎明公有君子之行稱於識者自邇及遠如蘭蕙當

風苾芬襲人如冬陽夏陰人來歸之錫於是冒炎暑涉遠道一拜高義求他日之羽翼也周易泰拔茅彚征吉茅之連茹以其彚類征往乃亨吉也天地交萬物通君子道長之時也天在地下以貴下賤之象也小人狂瞽奮筆伸志若默於明公失則多矣是用嗥嗥諤諤黷於聰明取春秋言以足志志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之義也幸賜留意幸甚錫再拜

上中書相公書

四月二十三日鄉貢進士田錫謹以長書一通獻於相公黄閤之下惶恐震駭不知所裁幸相公容而察之使獲盡其愚衷則可以免僭踰之誅而蒙容恕之恵也夫以賤干貴遭逢實難以言感人聽信亦寡葢貴賤之際若天壤之相懸言感之間非聰明而弗悟今相公以英貴之重居廊廟之尊功業輝光仁義流布事無微而不燭理無深而不知故在位庶寮與仕進之輩孰不受陶鑄之大恵靡不希顔囑之餘輝錫是以載徽敷叙之辭

上覬鈞台之鑒昔文王稱睿聖猶詢及芻蕘周公曰聖人亦下禮貧賤邴吉問服轅之喘齊相念涉淄之寒路左長謠而晏子動容門下獻書而姚崇勿罪斯皆相公熟聞之事儒生常叙之談固不假形於書簡而後知亦不勞伸於比喻而方見然相公以房杜之策略佐堯舜之事機入造膝於一人出勞神於百揆所務者國家大事所思者社稷宏謨動唯萬務之繁靜悅寸陰之暇而白屋之士片藝自沽求謁見於黄扉進干祈於重顧求

名者不過為希科第在位者不越為巽遷升若是者纍

纍接踵於門欄藉藉焉取容於左右無宏才大畧以裨

於采聽無英氣異行以動於禮容所以相君之門非深

嚴也由所謁之人非英特也宜其情弗上通而言弗下

應焉相君之聽非忽畧也由所吐之言非利害也宜其

進未速見而退未能已也是以古人知崇重之難接非

奇偉之莫伸故有危冠長劍以飾容長揖抗禮以自異

鍚嘗研幾於此而取類於彼悅懌自得始終可圖以為

凡欲一謁公卿之門一達生平之志胡不觀往古所行之事酌於今未兆之機焉敢曲徼異辭聊欲直叙往事昔齊宣志在馳騁而淳于之薦客非賢閭廬志在仇讐而伍員之所言未當非言未當也其言非閭廬之志也非客不肖也其人非齊宣之意也故徼福者先意而為事事無不合希寵者見幾以設謀謀無不諧觀大易之言則曰幾者事之微也詳春秋之旨則曰需者事之賊焉進與退必以時而謀與斷交相養也今相公知小人

在此一書也罪小人亦此一書也雖知言出而罪入固宜偷合茍容與衆人碌碌焉茍萬一志意相投寵遇下及則安可違利趣害而貽識者之譏也幸相公英明而察焉望相公仁恕而容焉錫以羈旅之人懷叢脞之藝去國三千里宦遊二十載貧賤瑣屑迂懦闇鈍不言而曉言之且慙年齡在躬三十有九昔在於蜀同與科場者今皆列丹陛升清員出奉帝皇之命入居臺省之職而小人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困為旅人辱在徒步當

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當國仁猶及於草木信尚孚於豚魚安可負六尺之軀懷丈夫之志而終日屑屑不能自奮非知已之罪實自貽之戚也寒賤幽憂之苦不足為相公言之希求遭進之幸不敢於相公伸之言之則褻瀆聰明申之則干犯英貴又何以廻特達英果之遇濟進趨變化之機孟子云位卑而言高者罪也今無寸禄之位而吐僭高之言鄙生王昮之烹田先仗劍之節豈獨古人也今幸而為相公言之錫生平所著文約百軸

擇其自善者得二十編雖繕寫獻投為舉人事業固不求用為賣名之貨亦不足為希賞之資其實邀相公之知迴相公之鑒者在此一書爾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相公在西掖為侍從之臣旦夕論思而謂蜀可滅也相公在翰林討謨宥密益親帝扆而致吳越王來歸闕下以是知擒吳滅蜀平百越而來四裔豈非相公賛成帝謨而密用良畫哉所以先帝取天下平海內二十年間强不敢掩弱大不敢加小信泰來之運鍾於

聖朝升平之時歸于今上也今主明而相賢本豐而基固天下安危之柄揔之於主上而持之於相公夫盛事難兼而良時不再且老農有三載之儲猶悅然而自裕良賈獲千金之利尚怡然而自多矧相公遇太平天子而佐之獲太平之民而理之豈不以功名輝赫而自裕乎豈不以志意縱横而自多乎且自古亂世多而理世少君子寡而小人衆以姚崇之賢而值玄宗晚年稍溺情於逸樂以裴度之量而遇憲穆之際未致太平今天

乎春秋昌盛好文而稽古天下底定内寧而外安此相公可意之秋也生民受賜之時也夫制理於未亂禁邪於未形則君子明智先事之常道也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蓋制勝於未形未兆之前也古人云天下有道則守在四裔方今邊鄙無虞戎裔畏服契丹遣其愛子入朝貢奉是相公慎擇邊吏俾務大體無使邀功而搆怨之秋也邀功則事生事生則怨生是邀功之人不能布天子之大信於外夷也相公能不介意乎小人狂

愚一至於此春秋不云乎𥿮不卹其緯而周宗是憂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昔魏武惡楊修之智而殺之千載之後人皆非之韓信納左車之說百戰之勝人皆美之湯曰天下愚夫一能勝余舜聞一善沛然而悅苟言利國家則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自戒相公憐而察之則以為小人方謀仕進苟非設奇則無以警駭聞聽也若相公鄙而淺之則適足邀撫掌大噱也相公若以片文知於小人則錫有二十編之文願受知於門下若

以一言知於下走則錫有鄙聞陋見願見采於輿人也若以憐亡國之餘卹宦遊之困而錫鈞鎔於匹夫則羈旅之人自兹而振矣昔唐時名輩在科場間亦以設奇取譽如尹樞自放狀元王璘衣纈之類又若劉禹錫柳宗元之為人皆以大儒之業當壯年獲志於科第自謂跬步萬里坐邀大位而言無畏忌志務倜儻追升郎署席未遑暖而衆毁已熾或出刺遐徼而流離不復或終老散地而詩酒自寛壯圖弗伸晚年方悟非當時弗用

也由鋭氣悮物也仕進之仵茍能鑒往失而慎將来則安可不為良相之用乎安可不受良相之知乎揣小人藝能固與往賢懸邈也然遽以芻蕘之見驟希廟堂之知死罪死罪相公若以為適時之機自伸之術慕王冷然求知宰相尹樞自放狀元斯亦覬相公稍霽威怒而深察焉錫惶恐頓首再拜

附胡旦書

僕與足下别亦已久矣惟明月相共清風尚遥芳春素

秋頻隔嘉會想計學吞雲夢才高泰山日隆王覇之圖時積經綸之業將期大變塞吾與天下之望也近者拾遺拜官小子躬賀喜沃無已吾子可知又論將來舉公之傑拔者屈指筭數中無幾人有宋元瑜李度二后之弟也趙昌言名聞京師其餘勢家僅數十輩惟何士宗卓然獨立有不憒之色願與競同羣為之力戰公蜀人也久在闕輔遠於京闕家貧援孤與我相角倘聞斯言必大喜也請速來三月盡約為夏課三人同志以振吾

道將横攦筆陣銛淬辭鋒張雄文以遏其勢鼓大名以挫其氣吾子擊其前何公刺其後僕則左犄右角彼入我出抜其挾輈斬將折馘英聲一振京師動為此之計不亦大乎願足下速與謀焉夫敵人者不先扼其吭撫其背刺虎者不先斷其爪滅其牙則彼不可得也惟足下詳之春色將青良會在近遥望命駕在乎朝夕跋涉之間想無怠也不宣丽天頓首正月二十九日

答胡旦書

秀才即先輩人来得書竊知寧適慰悅之外感荷良深
兼蒙見招俾與文會良期美信莫尚於兹甚善甚善余
念自出蜀至咸鎬間今已六稔再遷家兩遇權停貢舉
羈旅中支離契闊幽憂愁辛大丈夫壯節殆亦銷爍今
吾子書中憐余家貧援寡久住闕輔乃知我者也古人
所重者交結異道佑德激切奮發何莫由斯故吕布袁
遂為奔走之交晉文介推為急難之友垂在信史有志
者慕之余每自惟無英才大畧以為慷慨事又無嘉辭

優學以為君子儒而吾子過聽虛名相厚之甚也往年得澶淵之書前歲偶渭北之會今春得夷門之信適足見惠然相顧之情也易不云乎君子定其交而後求語不云乎君子以文會友古樂府有結客少年場今三者君皆兼之恭佩嶶音敢不勉信與學以為奉交之職也古人云易失者時難得者知音余嘗讀西漢書見高祖以英武取天下而文帝以道德化海内措刑不用幾四十年於時最稱俊才而年少者有賈誼觀其所上書真

卿相才也然當宣室受釐之際思鬼神事詒誼問之不覺膝之前席然終不能大用惜哉迨至有唐貞元長慶間儒雅大備洋洋乎可以兼周漢也帝王好文士君子以名節文藻相樂於升平之世斯實天地會通之運也自數百載罕遇盛事今錫與君偶斯時焉自吕狀元蒙正得第之後有御製詩以賜之聞兩制中得與上倡和昔漢世祖以外戚傳賜竇融以河渠書賜王景唐太宗玄宗與侍從臣以文賦相醻酢今復覩之况吾子負倜

儻之氣懐磊落之才將来振海内之名鼓天下之動廣視闊步於塲屋飛聲走響於公卿髙掇榮名若坐㑹稽臨滄海投犗十二而釣取巨鼇也孰不偉之然錫自得君書三復閲繹其中有云將来舉公有宋李趙三才子也君欲以文彩聲稱與之相較勝亦猶洞庭震澤幅員千里吞納江漢雖飛濤駭湍浮天沃日得不謂之壯哉真塲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淺近許與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則余甞聞孟軻稱仲尼曰德之流

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又曰至仁無敵禮稱顏子得一
善必拳拳服膺語曰德不孤必有鄰設使至藝如至仁
自然無敵德苟修而衆善必爲巳鄰名載德而行故君
子金玉其名砥礪其行行茂而名榮人莫得而勝之也
又何必肝膽楚越而使人莫巳勝也昔郭代公在國學
家寄三百萬錢適至爲急難者告之傾裝以贈代公器
局之名從而得之又王起知舉命白敏中踈賀拔甚而
欲以狀元待之白敏中曰一第何門不致奈何輕我至

交斯則交友之情從而見之矣器局之名當師範代公而求之交友之情當企慕白敏中而修之則何適而不為君子也吾子勉之暮春之月必獲命駕會挹非晚欣悵豫深謹奉書感謝幸賜詳察不宣京兆田錫再拜

答何士宗書

二月日京兆田錫謹致書仲感謝之意於秀才即先輩足下錫自為羈旅之人久居闕輔之地每思朋英友賢之會為唱予和汝之文安知道不遠人天弗違願當漕

北杜門之暇日有流陽寄信之来人款關稱云兩書偕至一則安定見寄之札翰一則長者相投之簡牋駭聞斯言欣然而出屨及於寢門之外帶及乎賔階之間得二賢之書對使乎朗讀喜與抃會形相翼飛勝獲連城之珍若聽在懸之樂因自退省何從而来且予秉筆非俊豪之才待問無優深之學智不足以詳論大事名不足以推服衆人豈謂驟承君子之交便以國士遇我誠為誤聽安敢克當然英氣吐虹蜺嘉辭敵珠玉激余以

善道來我以良期不覺增慷慨之壯圖生抑揚之銳志亦猶觀白起長平之勝入亞夫細柳之營鼓譟而屋瓦皆飛令嚴而天子按轡懦夫為之增氣勢使之然敢不悅投分之見知重一言之然諾雖未闚衛玠之容貌未交庾甫之談諧在君子以道為心以信為體文采為貌聲稱為言又何必數袵相親晤言以接方云識面始謂知心哉故千里之喻比肩傾蓋若同曩日畧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管子曰無翼而飛者聲也不根而固者

情也哲人交結之旨尺書邀激之辭脗合于心適令得志況今主上以文明之道化四海良相以清静之理育萬方卿大夫以名節相髙士君子以儒雅取進鍾是昷新之運樂乎升平之時苟不左交英豪右結俊造與振藻名場之會陪鳴珂帝里之遊則亦是包羞安能免誚方侯夙僕夫之駕赴同人之期豈惟一詠一觴為文章之樂一名一第階雲霄之髙余欲以六經為寰區以史籍為藩翰聚諸子為職方之貢疏衆集為雲夢之遊然

後左屬忠信之櫜鞬右執文章之鞭弭以與韓柳元白相周旋於中原未喻此旨於君何如爾願言之志尚難罄輸幸稍留意不宣錫拜上

貽梁補闕周翰書

十一月日進士田錫謹齋沐拜手獻書於補闕執事錫每見仕進之心皆欲人特達之遇而覬遭逢之幸不揣道何如也才何如也迨為明哲之鑒揣摩其術高下其才特達之遇果不為叢挫所役則悵然觖望以為鑒失

於已而嘖有煩謗之言也君子則不然不患無通明之
知患藝之未精不患無特達之遇患才之未備不以得
失榮辱汩其趣向昔牛僧孺欲干有司之試先以文章
卜進退於韓愈愈髙其才遽命改館俟其亡而訪焉乃
大署其門而退翌日輦轂之下僧孺之名無翼而飛藉
藉衆口此所謂級名階第不在於彼而在於此束緼知
婦勢使然也凡有司以至公之心當掄才之任豈欲自
擅於公器哉亦俟同列推擇慰薦茂異以濟已之明也

陸贄在唐為海内之聞人也當其掌文之柄錄賢拔善得賈稜王涯李觀韓愈崔羣等二十三人於時梁肅在諫垣為之援引肅之所言者八人韓愈在其選中至今稱陸忠州韓吏部果何如人哉豈惟春官氏為國家求賢而賴同列之推善抑士君子為先達常汲汲於外導後進以為已任仕進亦豈專務求於人固當先求諸已豈在求諸名固當先求諸實實茂而名自至已修而人後知故特達之遇不可邀而得也才與賢相遇道與義

相際言未發於外而意已熟於中矣何暇訾諏慄斯以
徼福哉錫不追古人遠矣自十有五志於學逮今二十
年所吐之文非超絕橫厲駭人耳目但屑屑在模範軌
轍間又未能鷹揚虹伸與羣俊角逐而尚在貧賤中未
嘗不惕然愧恥雖迂疎鈍訥之若是然志有所自守迹
有所自明必也躋一第拜一命庶幾無忝於時無愧於
心不使識者指目而竊笑斯傾斯懇非英信明達之大
賢固不敢妄發斯言以取譴怒也今明公鑒如止水公

如平衡言如鈞繩動為律度剛決之氣斷於奬激融和之色形於接納錫是用曲俗之態短綆之智願為門下之士期明公以通達之識照其邪直燭其妍蚩苟若萬分之一可偕士林之末則明公英特之遇不施於僕僕遭逢之幸不自於明公則直在錫也曲在公也亦猶南醫善蠲人之疾疾者亦自善導養能消息其氣以合於醫但倏錙銖善良之藥則霍然洞散其湫底羸露之疾而南醫持其疾以邀豐腆之酬一旦為北醫急於仁義

投以靈餌起於瞑眩南醫雖悔其可復追故君子臨仁義速不旋踵也錫今所謂消息其氣以合於善良之藥者也善醫者幸早圖之無為他人攙患而悔追弗及抑近世仕進之子不敢歷公卿士大夫之門慮涉嫌疑於栽培之地而耦俱生謗設使受非常之才有非常之名彼世疑俗嫌又何畏忌違去之有哉必若伏奏於丹墀之下導揚其名於天子使赫然超拔雖讒慝之口欲疵癘讐訾於正人哉豈徒涉猜履謫而已使其人為囚奴

為俘虜為負販為仇讐而道有可貴尚當哀窮悼屈洗磨振擢趣其亟也若濡救焚灼提引淪溺況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與羣俊俯仰耀廣場之風采而不敢挺然與之為迒蹊則豈惟負於才良其實負於邦國也其次負於已心也錫愧無超邁之才以成明公特達之名然觀前輩以一言一辭瑰壯峻爽為當世有名之士飛騰吹噓如杜牧阿房宮賦李華吊古戰場文李翺高愍女碑高邁長明燈頌如觀靈鳳一毛則五彩九苞從而可知

矣錫自省片言隻辭不足買聲彩於儗議然録長掩短亦可彰君子奬善之德也謹以所編鄙陋之文五十軸贄於几閣卜進退於明公也榮命謂之進方敢進若猶未也則有聖人六經在當復厲精於其間而決取舍於至公而後已不量狂瞽干冐明哲恭俟報復惶懼惶懼錫拜手上

咸平集卷三